

鸟明森林

烏 明 森 林

陈 孝 明 著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7·河内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 书 缺 页

序 言

一九六五年初，我来到丐斗。当时，它被炸弹炸得疮痍满目，乌明森林日夜燃烧、烟火冲天！

尽管如此，原来丐斗河沿岸密密麻麻的敌据点，而今只剩下“开光稠密区”的碉堡和暗堡、丐斗河口哨所及警河畔的寨驻哨所了。剩下的“战略村”疏疏落落地围着几道铁丝网，留驻的士兵惶惶然若丧家之狗。

丐斗河沿岸各乡群众正在包围这些残存的哨所和“战略村”。我军的战壕插入敌人的板桩区、布雷区和铁丝网中间，前沿距敌仅五六十米。“开光区”之敌撤走后，我方进一步缩紧对丐斗哨所、寨驻哨所等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乌明森林四周夜夜炬火通明。几千群众连着数月修筑环林保水堤，防备下年旱季敌别动队潜入放火或者敌机扔燃烧弹、凝固汽油弹烧林。因为乌明森林多是白千层树，本来就很易燃，加上白千层树下长着密层层“茵树”，这些树老了便倒下，和白千层及其他树木的落叶变成一层腐殖质，也很易燃。乌明森林的水渗过腐殖质呈黑色，叫做“茵水”。

这就是我到丐斗时当地的概况。

上乌明森林在北面，属迪打省；下乌明森林在南面，属金瓯省，周围有庆安、庆林、庆平各乡。庆安乡沿着丐斗河岸伸延。说丐斗地区，一般就是指庆安乡。

本书所写的是庆安乡距今五六年前的故事。那时，奠边府大捷、日内瓦会议的胜利导致和平恢复的余庆未

尽，美帝国主义就插手我国南方，扶植起吴庭艳制度。从一九五七年底起，局势非常黑暗。我国人民迫于形势，站起来拿起武器，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故事以当时历史为背景，但终究是小说。因此，除了真实地名，如丐斗河、乌明森林、“开光稠密区”等之外，也有地图上找不到的地名，如椰叶渠等。而有些真实人名如雷鸡，则是群众给敌人一个狗腿子起的外号，他早被群众收拾了，但本书所写的雷鸡不是那个真的雷鸡。

小说的各种情节也是这样。在当今这个光辉的时代，尤其是我国的抗美救国事业中，我们英雄的国土上的每个地名人名和每个事件，都引起我们的正当自豪，我们应当予以珍重。然而，小说不是历史资料。读者不应从小说中寻找真人真事真地名，而应寻找借此背景来表现的人物的心理。

当今时代，生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人们的引导下沿着一定的理想和道路发展的。在我国，要反映抗美救国战争更离不开南方革命和全国革命的领导者。这部小说写的是光荣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诞生之前的故事。当时，对革命的路线领导和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由于作者的认识有限，而且小说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和一些虚构人物的思想感情活动有关的侧面来表现，所以跟我国同胞和战士伟大战斗的真实相距甚远。

陈 孝 明

一九六六年七月

第一部份

大妈从厨房上来，经过几个晚到客人的酒席旁，她转回头说：“喂，给这里添一些酱油！”

厨房和厅堂之间只有一簋之隔，大姐姑娘们在厨房嘁嘁喳喳，这里也能听见，却没人回答大妈。在铺板上围着酒席坐成圆圈的叔伯们照旧谈笑吃喝，象是没听见。

大妈继续走到屋中央，望向贴壁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双手摊开，一腿伸直搁在床沿上，一腿曲着搭拉在地面。头在床角，仰着脸，张着咀呼噜呼噜地打鼾。咀角喷着唾沫。大妈从头到脚看了那人一遍，哑哑咀：

“八叔这样躺着，没人给拿个枕头，也不挂蚊帐！”她又转向厨房：“喂，谁来给八叔挂个蚊帐，要不就把熏蚊盆端来！”

还是没人回答。这当儿，大妈忽然觉得刚才的吩咐是无理的。首先是因为那躺着的人是敌方的警察委员鲇鱼八，无论如何不应该这样可怜他，关心他。其次，正式酒席傍晚就散了，客人有的陪着去接新娘，有的回去了，晚到的酒席和外间下棋、弹唱的，全都是三大妈的亲属，但没有谁会在这时候挂蚊帐或者烧熏蚊盆。

大妈自觉吩咐无理，便转过身，打算向屋前临时搭

的棚子走去，却偏偏遇见坐在面前凳子上的四狠婶，叫她更加不知所措。

大妈在九年抗法战争期间曾当过“战士母亲”。现在虽然大伙儿都避而不提当年的事情，但因为叫惯了，而且见她太老实，谁也不忍心坑害她，所以还照旧叫她九大妈。

九大妈就是有个爱吩咐的毛病。该吩咐的事倒不说，不该吩咐的事她也要吩咐。没人管的事她吩咐，有人管的事也吩咐。吩咐后，别人做得怎样她不过问；不照办不回答，她不责怪；甚至脾性不好的人顶撞，她也不生气。

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每次吩咐无理，她也觉得难为情，但随即又吩咐另一件事。这回刚好碰着四狠婶！

四狠婶——在抗法时期人们就这样叫惯了，现在没人叫她的真名。那时候，她不但对法国鬼子和越奸狠，而且对于抗法锄奸不象她那样出力的乡亲们，她也狠。九大妈自然很怕她。不巧，上面的事儿偏偏又是在四狠婶的耳边吩咐的。

四婶坐在靠柱的椅子上，一腿搭拉在地，一腿拄着椅面，一手平放在大腿，另一手反抱着椅背。她就坐在屋檐同棚顶相接的地方。棚里右边高高矮矮地坐着一群下棋的人，左边坐着弹弹唱唱的人，闹嚷嚷的，四婶却象不闻不问。她独自坐着，身子斜向屋里，脸孔斜对着棚外院坝的一角，位置正好是厅堂和棚子挂着的两盏爱达牌汽灯的中间，光线半明半暗，所以没人注意。

碰着四狠婶，九大妈一下愣住了，既难为情又害怕，忙支支吾吾地说：

“姐姐，你说……酒喝得多了，随处乱躺，不叫蚊子咬死？”话音落地，大妈更加惊慌，因为这表明自己可怜鲇鱼八，而这当然是四婶不能饶恕的！大妈心里明白，四婶迫不得已才来到象三大妈这样办喜事的人家：满屋子的敌兵大吃大喝，闹了整整一个下午，鲇鱼八更醉熏熏地躺在那里。要是九年抗法时期，四婶早就逃到根据地或者自由区去了。可是，如今，全南方都是“国家”管的，她不能不跟“国家”过日子，行不遂愿，说不随心，所以，更加讨厌和憎恶那些按照“国家”的语言行动去说话行事的人。大妈却表示体贴鲇鱼八，操心他。这家伙从前曾跟四婶一样参加过抗法，可是现在正担任“国家”的警察委员啊！……

在四婶面前，九大妈忐忑不安，惊慌失措，样子怪可怜的，就象个犯错误的小妹妹正等着挨大姐责骂，然而四婶依旧纹丝不动地坐着，大妈便悄悄地经过她面前，向棚子走去。

棚子是临时用树枝搭起来的，四面留空，不围篱。这时候，人们都聚集在两头看下象棋和听弹唱，中间空着。九大妈经过四婶的面前后，四婶也站起来，猛擰着屁股，跟在大妈后边，经弹唱处径直走向院子。九大妈原来打算走到那里，见状便拐到下棋处。在这里，人们围在一张桌子旁，背向灯光。她看不清人脸，也看不见棋盘，便抬头看了看棚顶，叫唤：“喂，孩子们，站起

来把灯打亮一些再玩吧！”大妈对着一个青年的背部吩咐，可他连头也不回。人们全神贯注在棋盘，几乎听得见每个人尽力屏住的呼吸。大妈没来得及再吩咐，忽见那堆人头和背脊突然骚动起来，随即你推我搡，互相抢夺吵咀……大妈急忙绕到左边的弹唱处。

弹唱处完全不同于下棋处那种乱哄哄的景象，也不同于里面铺板上叔伯们的酒席：托盘上杯盘狼籍。在这里，地面的席子中央，只有一瓶配橙汁的淡红色的白酒，两瓶淡黄色的啤酒，两个白塑料酒杯，一碟切细的猪杂，一小半碟腌芥头和两盘饼干糖果，井井有条。人们不凑在一起，而是分散坐着，找到靠背的人都仰着身。灯光全落在席子上。

如果说在木床上，鲇鱼八须发蓬乱，衣服邈塌，袒胸露腿；如果说酒席和下棋处穿的全是黑裤白衫，头巾有的包头，有的搭肩，有的围脖子，一片混乱，那么，在这个弹唱处，人们穿的是西装裤、衬衣、绸睡衣、府绸睡衣，涂着发腊的头发油光滑亮，还有擦着假漆的琴盒，包铜的琴键和尼龙琴弦……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显得更加明快。

九大妈走到这儿也容光焕发。她抿咀微笑，双唇翕动，仿佛要问下酒菜够了没有，酒要不要添？……但却绽开笑容，眼光停留在正在唱戏的小伙子身上。他大约十四、五岁，从白衬衫、蓝斜裤到圆乎乎的脸蛋和陆军式头发，看来都怪新鲜的。这种新鲜感还来自他绷紧的红润的脸蛋和他正在尽力唱到一半的《西施曲》：“曹操

你该想想，我曾三番五次报恩，并非忘恩负义之人。”

这小伙子叫十勉，九大妈的晚子。这时大妈把对四狼婶的畏惧全都丢在脑后，只顾亲昵地望着儿子，眼睛明亮，耳朵回响着儿子转调的唱腔：“曹操我如今……”

大妈顿时想起当初她和丈夫刚来到这里的情景，如今儿女却能这样。十勉是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现在也已长大，能在大伙儿中间唱戏了。

而且何止他一个。大妈眼光触着十勉背后靠柱坐在铺板角的人。他也是大妈的儿子，排行第八，是十勉的哥哥，大约二十七八岁，穿一套黑三婆衣，好象故意坐在大伙儿的后面，手拿一包钻石牌香烟，漫不经心地坐在席子上墩着。他坐的地方远离灯光，右侧的头发又落在前额，遮住眼角，看不清脸。他好象故意让人们忘掉自己。大妈反而目光闪闪，精神更加焕发，就想叫他一声，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正这时，在十勉的唱声中，琴声和打拍声中，突然从酒席传来一位大叔洪钟似的声音：

“八念在那里吗？怎么不出声？”

看着弹唱处的光景，谁都知道是刚刚开始。一瓶白酒和两瓶啤酒原封未动，一双用来夹菜的筷子整齐地搁在碟边上。正歌手还没开唱，让后辈练唱。那位大叔在十勉涨红脸蛋尽量按拍子唱的时候，插进那么一句问话，九大妈本应不满意，却欣喜地盯着老八，等他回话。

八念照旧坐定，拿钻石牌烟盒轻轻地墩在席子上。又一个声音响起：

“八哥可少不了。不过，先让后辈练练唱腔。叔伯

们耐心等一等吧！”

说话人穿一身绿色衣服，背向九大妈，双手拿着两个铝制火柴盒打拍子。十勉唱，琴手们好伴奏，满不在乎地抱着琴，不经意地望向别处。只有穿绿衣的人一直专注地望着十勉，热心打拍子，表示热情鼓励后辈。听人问到八念，他又殷勤答话。这样，九大妈理应高兴，反而感到心绪不宁，兴味索然。这时候，酒席的谈话和弹唱处的弹唱继续进行。绿衣人话音刚落，又一位大伯清了清嗓子，从容地问道：

“这阵子我不常出门，你们中间有没有我长时间不见面的？”

这不过是上年纪的人在大庭广众中间常问的，九大妈听了更感不安。她转脸向十勉右侧几个琴手看去。这里，一个细高挑儿的人，怀里轻轻地抱着月琴，手拨琴弦，眼光投向院子的夜影。他也是大妈的儿子——老七，是大妈剩下的几个子女中最大的。大妈生产十次，托神佛的福，只能养活四个。除了闺女九想在家外，三个儿子：老七、老八、老十都在这里。这个离乱的年头，子女齐全，使大妈不免暗自欢喜。可是，眼望着老七，大妈没有象刚才望着老八和老十那样高兴，虽然老七也是过去每次唱戏不可缺少的琴师！

当法国鬼子刚打到本省，攻破新兴战线的时候，我方干部就四处逃散。七云也远远地逃到朱笃去，以教弹钢琴为生。离乡将近十年，现在才回来，今天，在乡村里，象九大妈这样有儿子远出归来的人家却忧心忡忡。

大妈望着穿绿衣服的人，看他怎样回答那位大伯的问话。只见他对酒席方向说道：

“有嘛！叔伯们长时间不见面的可不少！”

大妈等着他说出这些人的名字，然而不，他反问那位大伯道：“我就是个，大伯您知道我是谁不？”

说着他停止打拍，拿火柴盒指着自已。他身穿的绿色衣服，是一套睡衣，脖子上围着毛巾，塞在衣领内，露出白色滚边。头抹发腊，溜滑的头发反梳到后面，滴滴油珠落在刮白了的后脑勺，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仰着短撅撅的脸，前额低得只剩一截，塌鼻梁，短下巴，高颧骨，黑脸皮，衣服深绿，牙齿金黄……全身有如各种深色的混合物。问过后，他嘻嘻笑着，等酒席的大伯回话。酒席的大伯问道：

“是谁呀？”

他呲牙咧嘴，笑着答：“是我，金牙三！”

那位大伯扭头向酒席，大大地嘘了一声：“嘘！歇说就说个真名字，这个年头谁个不金牙三、铜牙四的，叫人摸不透！”

这席话，平时该引起人们哄然大笑，现在倒不然。九大妈无心笑，叔伯们也都转向酒席，继续吃喝。下棋处人们依旧凑在一堆。弹唱处，十勉依旧涨红着脸，尽力唱完。琴手们照样不经意地抱着琴，眼睛望向别处，有的人低头贴住琴箱，好象只顾专注地听自己的琴声，不问周围的事。

金牙三继续望向酒席，洋洋自得地笑着，故意张大

咀巴，露出两排黄澄澄的牙齿、苍白的齿龈和发着绿色铜锈的齿根。

二

九大妈叹着气，经后院下厨房。她早把刚才的种种不安丢在脑后，没到厨房便开口吩咐道：

“你们宰鸡了没有？别等到时才做，来不及的！”

当然没有人理睬她，因为谁也不等到这时候才宰鸡。加以厨师又是三大妈的大媳妇二关嫂。三大妈家现有母子媳妇三人和两个孙子。晚子五奥跟大妈和一些乡亲傍晚就接新娘去了。厨房的活儿由二关嫂料理，接待客人有九大妈、四狠婶等。

厨房里除二关嫂外，还有家在三大妈屋后的四和姐。四和姐只有一个弟弟，叫六幼，今天姐弟俩都在这里帮忙。六幼是五奥的陪郎，四和在厨房帮二关嫂的忙。

二关嫂在煎虾脰，四和站在她身边舂虾子。别的活儿，象做鱼切肉、拣菜等等早已做完，帮厨的姑娘们站在厅堂和棚子灯光映照着的院子里玩。九大妈下来吩咐的时候，她们照样谈笑，好象根本没看见她。忽然一个姑娘问道：

“几点钟啦？”

她边问边曲着臂，把手腕伸到灯光下，好让人家看